

如梦如幻察尔汗盐湖

□ 宋玉琴

继茶卡盐湖之后，青海盐湖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个个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网红打卡地大柴旦的翡翠湖，被游客称作中国的马尔代夫的东台吉乃尔湖、茫崖翡翠湖。相比较这些盐湖，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处的察尔汗盐湖旅游姗姗而来。

我不记得第一次去察尔汗盐湖是哪一年，但我却记得进入盐湖有多难，门卫保安在盘查过司机的身份后又详细查看了每一个乘坐人员的身份证，尽管之前我早已和在盐湖工作的朋友联系过，朋友也和门卫电话沟通过，但还是被一丝不苟地盘查。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察尔汗盐湖。一路上有些黑黢黢的厂房和路面让我兴味索然，直到看见雪一样堆积在工地上的盐山，心情才雀跃起来。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小撮放在嘴里品尝，感觉就是日常做饭用的食盐，从没把它和农业或者工业关联起来，直到嘴里的盐发出苦涩的味道，才去问懂行的朋友。在他的讲解下，得知这里的盐不单是食用盐，还包含很多成分，如钾钠镁锂铯铷溴碘等。有些被深加工后用于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产品，有些则是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添加剂或者提取物，还有的做成航天航空材料，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此盐非彼盐啊。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采盐船，缩小版“航母”穿梭在碧波荡漾的盐湖上，使宁静的盐湖顿时生出一种厚重感。采盐船和普通船有着截然不同的船体构造。看着湖面上的采盐船（据说每分钟才走3至5米），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那船是停在一块巨大的玻璃或者水晶上。当工作船再次将我们运回岸上，从船体尾翼扩散开去的喇叭状的水波纹，我意识到我们置身于水中央，于是想到了一篇课文《死海不

死》。我甚至和盐湖工作的朋友讨论在盐湖游泳会不会沉下去。他说卤水的密度很大，人会浮在水面上，只要不将卤水喝进嘴里，就不会有危险，夏天曾有人做过尝试，静静地躺在湖面上，不仅很平稳，甚至还可以悠闲地读书看报。

就是那次，让我重新认识了盐，也认识了盐湖。之后的几年，我在种种机缘巧合下又几次进入察尔汗盐湖，甚至寻找过开在盐田里的花——盐花。

知道盐湖有水鸟是在2020年前后。当好友约我一起去拍察尔汗盐湖的大天鹅时，我难以置信。我说盐湖不是卤水吗？水鸟不是生活在淡水中吗？天鹅在盐湖吃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友虽然说不出来所以然来，但她听说盐湖有天鹅，一定要约我一起去探个究竟。

2020年国庆节，我们出发到盐湖看天鹅。为了留下珍贵照片，我在去之前很认真地给相机充满电，还带了一块备用电池。把相机的长镜头和正常镜头都装进了背包，准备大干一场。那天的出行没让我们失望，我们如愿以偿在盐湖看到了成群的赤麻鸭和二三十只大天鹅，也第一次了解到盐湖采矿离不开淡水。在5856平方公里的盐湖上，一面是人工建造用来生产钾肥的湖上湖，一面是不断补给地下水融化光卤石晶体的淡水湖。一堤之隔，却是两种景象。

淡水湖环绕着盐湖有数百里长，景色最美的一段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察尔汗盐湖百里生态水景线”。据说这是察尔汗梦幻盐湖景区与格尔木旅游局联合打造的一条非常有特色的旅游线路。在这里，一条由盐铺就的路伸向远方，左手湖中生机勃勃，有多种鸟类在湖面嬉戏捕食，因为是初冬，湖中的芦苇和水草已发黄枯萎，靠近湖边水浅的地方甚至结着一层薄冰，而路右边的

湖则寂静得出奇，相比较左边的湖，右边的湖更像一位老人，安静而了无生机，只有当风从湖上轻轻掠过，湖面才会泛起涟漪，那似有似无的声响仿佛是老者的低语，水底安静沉睡的白色晶体，更像是一部无字天书，等待人们去发现和解读。

再看左边淡水湖，湖边的芦苇环绕着碧绿的湖水，枯黄的植被在风中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右边盐湖周边寸草不生，离湖很远的地面是泛白的盐碱。这就是察尔汗盐湖带给人们的神奇景象。因为我在其他盐湖从未见过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态景观，所以那一刻深切体会到向死而生的真正含义。

除了百里生态水景线，近年来，察尔汗盐湖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梦幻盐湖。那是一片盐湖深处的盐田，因为离工业区有一段距离，所以裸露在外的盐没有被污染，看起来洁白无瑕。湖上木质的凉亭和球形的星空小屋，凉亭与凉亭之间、小屋与小屋之间铺设了木栈道，有些没入盐水中，有些则露在湖面上，走在那些小道上拍一组盐湖风景照格外好看。如今还加入了很多浪漫色彩的婚纱摄影和流浪地球的太空人元素，我不知道夜晚在星空小屋看星星是什么体验，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曾看到有人发出在星空小屋看星空的照片，这多少有些遗憾。

尽管察尔汗盐湖景区姗姗来迟，却有一种后来居上的气势。在“四地”建设的定位和助推下，察尔汗盐湖除了努力打造世界级钾肥产业基地，还在努力地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而撸起袖子加油干。

盐湖旅游景区察尔汗盐湖，不论是工业附加值，还是充沛的旅游资源，必定会在青海众多盐湖中独领风骚，将青海的旅游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让我们拭目以待。



生活

□ 严雅楠

胆怯地站在门外
像隔着层层玻璃的秋风
两杯水，像两颗心脏
任凭杯子的皮囊灰头土脸乌黑不洁
也抵挡不住阵阵欢快的跃动

开开门
雪花儿正飞
长长的楼道
空无一人
像走在田埂
温柔的童年

开开门
听力的作用点
一片虚无之外
还有一片喧嚣
一堵墙间
擦满了汗水朴素的光芒

我们是多么的相似：
始终向大地虔诚地俯下身子
打磨，清洗并剔除年轮里多余的凹凸

我们是多么的相似
因为热烈，却浑然不觉异样的眼光

我们是多么的相似
当生活转动各自的齿轮
你不必惊讶，我也在负重前行
相视一笑后
就连那份原始的羞涩也形同孪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北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依旧保持着半传统半机械化。那时候，去电磨坊磨面，需要将秋收的麦子手工淘洗干净，我们叫作淘粮食，也叫淘麦，洗粮食。

所谓淘粮食就是用清水将麦子里的小石子、土、麦秸皮等杂质淘洗干净，待晾晒干装袋后，便可拉到电磨坊去磨面粉。

自我记事以来，父亲一直在外地包工程。他在正月底春寒料峭的时节

出门，到了麦黄秋收才回来。整个春夏季节，照料家务，侍弄庄稼，淘粮食等家里的大小事务全落在母亲的身上。

小时候，每年春耕后夏忙前的间隙，母亲都要带着我和姐姐淘一次粮食，这是我们娘仨整个夏天的口粮。找一个晴朗的周末，我们早早起床，分工合作。我和姐姐帮忙抬水，母亲则从粮仓里挖麦子及其他准备工作。

我家住在一个小山坡上，村子的小河在山脚下。我们拿着水桶和扁担走下山坡，水桶里舀满水抬着爬山坡往回走。淘粮食很费水，我和姐姐需要抬七八趟。农村的孩子早当家，抬水的苦和累我和姐姐都不怕，唯一怕的是我们必经之路上邻居李花花家的

难忘儿时淘粮食

□ 李万虎

大红公鸡。它老是挡在路中间和我们对峙。我们不动，它也不动。我们往前走，它就瞪着眼睛，羽毛直立朝着我们扑过来。我和姐姐总是吓得哇哇大叫，有次甚至扔下水桶就跑远了，惹得路过的没牙的爷爷呵呵直笑。

母亲挖好了粮食，准备好器具，看我们抬来的水还不够，就会挑着水桶去挑水，我和姐姐跟在她身后抬水。有了母亲的庇护，再也不怕那个大红公鸡了。

待水够了，母亲便开始淘粮食。她将粮食倒在一个大塑料盆里，用柳条编织的漏勺不停地搅，水面上就会漂浮起草屑、麦秸皮，轻轻掠去后，换清水继续淘，这样重复三四遍，你会发现麦子倒进去，水依旧是清的，便可捞出麦子，晾晒在草席上。

天气好时，麦子晾晒在院子里，不定时翻几下，便能晒干。我和姐姐的任务就是坐在席子旁守护着麦子，防止鸡、鸟雀、猪偷吃。要是天气突变，母亲就会拿着毛巾跪在草席上擦麦子，辅助麦子快速变干。麦子干了后，用簸箕簸干净，拣去碎石头，便可装袋磨面。小时候，我常常盼着天气突变，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守护麦子，可以和好朋友玩耍。长大后才知道，天气突变会给母亲增加额外的工作量，就再也不盼天气突变了。

时光如影，岁月如梭。现如今，社会进步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淘麦磨面的传统已被抛弃，家里没面粉直接买面粉，有的还可以送货上门，省去了以前淘粮食磨面的辛劳，方便了我们也提高了我们的幸福感。

